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史字卷十四

第九十七回

一掌破天荒死户翻成生户
两眉钻进穴毒蛇变作痴蛇

素臣不忍再看，仍归原树根下，闭眼安息一会，待天黑回去，岂知竟自睡去。一觉醒来，浑身冰冷。仰看树顶，天光已暗，因攀绳而上，收起钩绳，望下跳落。哪知时当七月，阳气尚在地上，树根直入地中，素臣这一觉为阴寒之气所中，两腿俱带拘挛，不比平时矫捷。从这一二十丈高树上跳下，右膝尚可，左膝便直屈下去，骨中一响，其痛非常。一跤跌去，正扞着一块虚松泥土，便直滚下山涧中去，复把左脚一垫，登时晕倒。晕醒转来，天已大黑，拂去满头沙砾，勉强要立起来，左脚不能点地，略一伸缩，其痛入心，仍复跌倒。暗忖：逢沙则凶之言验矣，想不至死；只是如何回去？正自踌躇。忽觉身边有物拱动，将手一摸，软茸茸不



知何物。因在身边，取出宵光照看，猛吃一惊，却是麝弥峒后山所见披发之虎，伏在涧内，把头来拱着腰胯。想起栖凤阁中之梦，问那虎道：“你莫非来救我的吗？”那虎连连点首。素臣到此时，便不顾凶吉，忍着疼痛，爬上虎背，拉住虎发。那虎立起，慢慢的爬出山涧，在荒山之上，一步一步的，走有半夜，走到一座冈子上来。素臣耀着珠光，认得是引五家后门之冈，好生欢喜。再近前去，却见玉儿及兄嫂，俱在后门之外，地下烧着柴片，火光里有一匹黄马嘶跃，不知何故。只听引五喊道：“老太回来了！啊呀，那背上不是先生吗？”玉儿忙赶上前道：“爷在哪里遇见老太，快请下来！”一手就来搀扶。素臣道：“慢些，我一腿跌折在此，痛不可言！亏这神虎，才得回来！你们怎都唤作老太，都不怕它？”引五道：“既是先生受了伤，待我背你床上去安息，慢慢的告诉你缘故。”素臣搭入引五背上，阿唷连声，负上床去。玉儿含泪进房道：“爷怎便吃跌？”忙把灯来照。素臣把裤管卷起，膝骨上下皮面，俱已发肿。玉儿要用手去擦，素臣道：“擦不得，一触着它，便痛入骨髓哩！”玉儿眼泪直挂，来脱衣裤。素臣道：“衣还可脱；若脱这裤子，便要疼痛，只可连着裤睡。”玉儿道：“看这光景，要医好他，还要几日耽搁，敷药解手，都不便益，替爷拆开线缝罢。”素臣道：“拆他费力。不如剪开，缝好时原是一条裤子。”玉儿依言，脱换过了，伏侍素臣睡好，说：“奴去送了老太来。”拿着梳匣，慌慌的去了。停会，引五夫妻进房问候，素臣但说：“在赤身峒上吃跌，滚落深涧，遇虎救回。”不提在树根中之事。引五道：“不瞒先生说，这虎是我母亲变的。母亲生了我，父亲就死了，守了十年的寡。忽然梦里被一马面神



人奸了，就担着身孕，生下我这妹子。邻舍都说是偷汉，母亲说是做梦，人都不信，愈加嘲笑。母亲见妹子相貌好，梦里神人又再三嘱咐，不可伤害，只得留下。却每日生气，要与邻舍女人拼命。忽地一日，受了一场狠气，半夜里发起喊来，滚下床，就变做一只猛虎；那头发是被妹子一手捞住，便没变动。去撞邻舍家门，是我跪着苦苦求告，邻舍女人俱磕头求饶，才吼了一声，冲开后门，跳上山冈就不知去向了。却忆着我们兄妹两个，每月到月尽夜，便回家来看一次，或是獐鹿，或是獾兔，衔来给我们吃。我们也备下酒饭，把柴片照亮，在后门迎接。妹子替他梳发篦头，看爪拔刺；我和妻子替他搔痒捶背。他只吃一两碗酒，吃块豆腐，不到天明就去了。”

素臣方知前日引五所说，邻舍俱怕老太之言，因复问黄马之故。引五道：“这马敢也是我妹子哩？近来两年，才带这马来，我母舔着它，头面又有虎相，那神人又是马面，想是变虎后生的。往常都同来同去，今日却是这马先到两个更次，我母亲才驮着先生回来的。”素臣暗忖：峒母、神猿、神虎、石马之言俱验矣！玉儿陪素臣用些酒饭，收拾上床，见素臣负痛呻吟，十分疼惜，又不敢用手抚摩，因缩下身去，用舌轻轻舐拭。素臣觉着舌舐之处，便不甚疼。因令倒睡过去，玉儿依言倒睡。素臣抱住下身，用手摩其臀腿，玉儿连声称快道：“奴和爷只是一头睡着，上身都蒸暖了，下身还觉清凉。今被爷热手一搔，好不快活。”此夜，素臣不住手的摩抚，玉儿不住口的舐啜。一会天明，素臣令引五去买了梔子飞面，用鸡蛋清调敷肿处，要吊那伤出来。哪知这药一干，扳住皮肉，痛不可当，哼哼唧唧，咬牙忍痛。玉儿



千般疼惜，恨不能将身替代。痛了些时，见没有住头，只得令玉儿洗去。玉儿用滚水洗剥，素臣疼痛难当。玉儿仍用舌舐，素臣便觉受用。舐得干净，玉儿口枯舌碎，十分疲惫。素臣十分怜感。无奈伤未吊尽，过了两日，作起脓来。玉儿复用口吮咀，素臣屡辞不获，惟有心感而已！一日夜来，素臣满面愁容，不时吁气，玉儿安慰道：“爷不过是硬病，再不要愁苦！”素臣道：“我非为此，因明日是我母亲生日，不能向南叩拜，故尔悲感。”玉儿道：“既是老太太生日，明日替爷拜祝便了。”

次日，果然一早起来，梳洗装束，恭恭敬敬的，代素臣拜了八拜。自己复拜八拜。又与哥嫂说知，下了寿面，备着寿酒，合家向素臣称祝。素臣愈加怜感。又过三五日，引五来说：“山峰已照着丈尺掘完，并没藏银，便怎么处？”素臣道：“我自有方法。”令玉儿称出十两银子作谢。又取银五两，令其买铁熔灌在内，即将土重复盖好：“将来这藏银便可复来；我再送五两银子做你工钱。”引五大喜道：“只要他复来，便破些工夫何妨，怎还受先生的银子？”说罢，仍接了银两，欢喜出房。正要去买铁溶化，却见开星家苗丁，领着一个货郎进来道：“这是那先生的伙计。”引五留住苗丁；把货郎领进素臣房内，货郎便跪下磕头。素臣看是奚勤，因示之以意，忙唤起道：“你虽小辈，我不能回礼，何须行此大礼。”引五便去陪着苗丁。素臣便问：“因何不在沈家等候？”奚勤道：“沈舅爷原说要等爷的示下；因关家阿哥，锁家姑娘想得爷很，才打发小人寻至封家，封大户着人领到开家，开家又着人送小的来的。”因送上四封书扎。素臣看时，一封是松纹的，一封是羊化兄弟的，一封是大户公禀，一封



是兰哥夫妇私禀。只有兰哥的一封，写得情致缠绵，音节凄楚。末后有诗一首道：

鹤驾仙人去不回，玉芝瑶草向谁开？

焚香彻夜双双拜，要拜吴刚出月来！

素臣微哂，把四封书都讨火去烧掉。说道：“此地非有女人作配，不能容留；你明日仍须回去。”引五说道：“若要住在这峒，却有一头凑巧亲事在此。头儿根五有个女儿，混名江鳖，那东西是没有底的。今年二十岁了，赶了七八年墟，连唱的人也没个影儿。查妈前日看见先生的鸡巴，就托我留心，说再有长大些的，就替女儿撮合。方才这位奚客人在外小便，被我看见，吓了一跳：怎裤裆里倒挂着一个小人？除去江鳖，谁做他的底老？岂不是天生一对？既可常住在峒，又与先生照应，不两便么？”素臣问奚勤有无妻子，奚勤道：“小人是个畜类，怎得有妻子？”素臣沉吟一会，令引五即去撮合，打发苗丁回去。引五便领着奚勤至头人家来，查妈见相貌雄壮，引五又说是驴大的行货，甚是喜欢，忙教了根五回家。根五道：“不瞒客人说，我和婆子都是赶不上墟的大球大鳖，生得出小蚌来么。客人既有大本钱，只消进去与我女儿唱歌交合，若对得上就是夫妻，也不消聘金，也不须择日，就定着中秋这日团圆的日子成婚。老引，你道爽快不爽快？”于是根五陪着引五、查妈，引进奚勤，叫出女儿相见。那女儿阔口大眼，搽着满面铅粉，与奚勤拉手抱腰，唱歌一遍，各送槟榔，就入房交欢。查妈听着上手的声势，就知道是个劲敌。停会，女儿骚发起来，亲爷老子



连声叫唤，喜得夹住了屁股，只怕吊出血心，忙赶出外边，致谢引五撮合之功。引五道：“可就完事哩？好同去回我姑爷的话。”查妈道：“你只问他。咱们两个上了手，不是两三个时辰有歇的吗；他两个光景，凭快也得一二更天。你家也没有空房，从今日起就宿在我家，到了十五日，拜一拜神，请你来吃喜酒就是。”即把奚勤留下，定着中秋这日团圆的日子成婚。引五回家，一五一十告知素臣。素臣暗忖：玉儿与我同床许久，并未相犯，待我之情又如此肫笃，岂忍其终为石女？峒母所言，似欲我以纯阳之体，暖其纯阴，即可劈破天荒。如今现因脚痛，日夜卧床，岂非天意？当不辞秽褻，自顶到踵，凡有清冷之处，俱为摩运，或有效验，亦不可知！候至夜间，便把玉儿周身，凡有清冷之处，用手摩运。一面根问她神人梦中之言。玉儿但称有趣，不肯说出。素臣道：“我与你同床已久，又深感你的恩情，还有何言，不可告我？你若再不肯说，便视我如路人，以后当与你分被而卧，再不敢劳你舔吮矣！”玉儿道：“那一句话是不准的；神人说：‘不遇姓文的，休与同床；不遇姓干的，休与交合。’想奴是个石女，怎得有交合之事？可是断断不能准的！”素臣方确信玉儿即干珠之配，子孙维亿，均由此人而出，岂有终于石女之理？神猿临别，以勿辞猥褻为嘱，职是故也！

次日，玉儿起身出去，奚勤进来磕头，禀知根五择于十五日成婚之事。素臣道：“她虽不要聘金，却须尽你我之意；你可在货担内，拣十二色，约值一二十金，送他作聘礼。”奚勤答应了，说道：“小的成婚后，要同妻子来叩见爷。”素臣道：“这使不得！我在上林卫之事，一毫不许泄漏，断不



可来叩见，惹人疑惑！”奚勤应诺而去。

到晚间，素臣仍用手摩运玉儿冷处，玉儿仍用口舔吮素臣伤处，各觉受用，各忘辛苦；自此每夜皆然。十日之后，素臣已可起坐。玉儿牝上高肿如生痈毒，却只作痒，并不疼痛。玉儿用手搔爬，忽地脱去浮皮，现出桃花玉洞。私下偷看，竟与嫂子无异，好生奇怪。一日，忽然经来，更自惊异。至夜洗澡，看着浑身皮肉都有血色，两乳饱堆堆的，如小小馒头发起酵来；心下暗喜：莫非应着神人之言，还可与人交合？但与文爷同睡，如此贴身着肉，如此恩爱，岂可另与干姓为婚？不觉伤感起来，暗暗流泪。素臣冷眼瞧见，到夜里问其所以。玉儿被逼不过，只得实说，素臣愈加怜爱道：“你不遇我，岂能与干姓交合？我不吃跌，岂能每夜同床，替你摩运？此乃天意，非人力所能勉强，不必以为嫌忌，只要两心放正，不起邪念就是了。”次日，玉儿则起身，奚勤忽跑进房，跪在地下，痛哭说道：“小的丈人，合一个同做头人的不和，前日又没请他吃喜酒，就报知毒蟒大王，早晚就来传唤丈人，丈母及小的夫妻四人；若选中了，就十有九死！”素臣道：“我也料有这事，却不知如此之速！”那毒蟒各有配偶，又要选人，还是专为淫戏，或有别故？”奚勤道：“小的丈人说，毒蟒阳物、阴户都是冷的，交合时不能快活，故要选人。”素臣道：“我前次曾入他洞，见毒蟒男女十人都在一床睡觉，并没别的男女。难道至今没选中一人吗？”奚勤道：“闻已选中一男一女，都各自另住，不同在一床睡觉。因毒蟒夫妻有誓在先：每月只许晦朔弦望五日与选中的干事，也只在日里；到夜间仍是十人同床，怕分了恩爱，及防有谋害的缘故。”素臣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这四人性



命还保得。”因付与补天丸一包，吩咐：“到交合时，各嚼化一丸，我见选中的人都许吃酒；得有酒力更好，若是火酒尤妙：既可抵当劲敌，又不受他冷阴冷阳之气。他得你这暖气比众不同，必更爱你。你乘他欢喜，要探出他所忌何事？所畏何物？得便我来问你，或救你出来，或留作内应，到那时再行斟酌。要解药性，须饮冷水。所忌何事？所畏何物？要紧，要紧！切记，切记！”奚勤道：“小的们若去，都要赤身，这药却放在何处？”素臣道：“我见他峒内人，腰间都束一条丝绦；可把药丸打在里面，留一结头，要用时解结取用。但此药不可浪用，只可以抵挡毒蟒，你夫妻交合却不中用。每人每年止须用六十丸；这里七八百丸，你们分藏四带之中，即可彀三年余之用。切勿泄漏浪费，大约一二年后，我必来剿除，仍可救出你们也！”说毕，复附耳密嘱数语。奚勤谨记在心，欢喜收受。正待叩别，查妈母女已赶将来，哭诉其事，逼着奚勤回去。

二十九日，引五挑着货担回来，说：“根头人一家四口，都捉去了，这担子奚勤托我转交，有草帐在内，请点一点。”素臣令玉儿收过。自揣伤已全愈，下床来绕屋行步，觉已如常，挂念着奚勤，次日仍赴赤身峒顶，从树穴而入，候至天明，将根缝封泥取开，偷看庭中，杳无声息，因复封好。不敢躺睡。缩转身去，做一会运气炼力的工夫，浑身滚热，复来张看，如此三回。只见石台上摆着酒肴，须臾，毒蟒出来，整整随带十人，奚勤夫妻，根五、查妈俱在其数。这回却不猜枚，是抽长短筹了；奚勤等已俱将药悄悄吃下，两对毒蟒先后抽得奚勤、根五夫妻四人，便俱抱上云床。奚勤等药性发作，阴阳二物俱如火炭；四个毒蟒淫兴大发，叫唤之声，



如连珠炮一般，震得怪响，再凑着石洞中四面山壁，应声几于天崩地塌。把那六个毒蟒都看得眼热，不及抽筹，各抱一人随地交媾。却只有云床上四毒蟒淫声浪气，无般不叫；其余毒蟒杳无气息，唯有男人被掐被打及女人受痛不过悲哭之声。弄了一个时辰，床上毒蟒叫唤得愈加厉害，地下的毒蟒已咬死了一个女人、撕杀了一个男人，余皆勉强支持，连那已选中的一男一女亦俱相形见绌不得。毒蟒一声叫唤，便都不欢而罢。这床上四个毒蟒，直弄到日色平西，陆续丢泄，满地都流着阴阳之精。根五、奚勤仍是两杆钢枪；查妈、根氏仍是两炉炽炭。毒蟒有誓在先，是那一人赌得，就归那一人交合，别的便不相犯。此时，根五夫妻恰为三毒蟒所得，奚勤夫妻恰为五毒蟒所得，其余毒蟒眼中看得火热，却不能轮流接战。五毒蟒丢泄之后，亦不复交；把根五、奚勤也放上床。床上龙爪把八条腿高高架起，露出阴阳四物。讨了香炉、蜡台，在四物之前点起大蜡、焚起好香，四个毒蟒跪地磕头如捣，道：“这是天老爷差下来，赏给咱们受用的宝贝，好不拜谢的吗？”素臣又气又笑，暗忖：如此痴虫，岂成事业？来日杞忧，可尽释矣！因把缝封好，仍回树穴下坐定，候至天黑，即盘上树身，却不能跳落，从绳扯放而下。收起钩绳，取出夜光，忽见披发之虎，领着黄马，站在身边。素臣问那披发虎：“莫非接我回家吗？”那虎点头。素臣便想腾上虎背，那虎却扑开，这马便凑将拢来。

素臣因跨上马背，手扯领鬃，用腿夹紧。那虎就跳过石涧，这马随着一跃而过，素臣看那石涧，有三丈多阔，却如过小沟缺一般。那虎在前领路，便逢山过山；这马在后追尘，亦逢岭过岭；耳畔呼呼的风声，眼内慌慌的树影，真个



是山从人面落，云向马头开！不顿饭时，已至引五家后门冈上。引五刚拿火出来，点着柴片，便见虎下山岗，喊道：“妹子们快来，今日老太怎来的恁早？”玉儿提着一壶酒，藏氏掇着一箕豆，忙赶出来，看见素臣骑着黄马，蹕下冈子，玉儿惊喊：“怎老太又接爷回来，没有着跌么？”素臣跳下马来道：“并没吃跌。”因见玉儿及引五夫妻，俱向虎磕头，素臣亦上前作揖，致谢道：“前日若非神虎相救，性命几于不保，此恩不知何日得报？”那虎前足伏地，连连点头，似不敢当。素臣进内。引五将壶斟酒敬虎，藏氏将豆拌草饲马，玉儿取起梳匣出去，替虎梳篦头发，藏氏复替搔痒。引五进过豆腐，复去饮马，溜马。玉儿梳过头发，复为修爪剔泥，周身捶打。到三更天，那虎把马，从头至股舔拭一遍，在马耳边吼了两声，似有嘱咐之意。这马点头扬鬣，似有听受之形。那虎复向玉儿等吼了两声，一个虎跳，腾空而去。引五向这马道：“老太去了，你怎不随去？”这马将头摇洒，仍立不动。引五不解其故。玉儿进去，与素臣说知。素臣出来，问这马道：“你莫非与我有缘，该我乘坐吗？若果如此，可将蹄连叩两下。”这马果然连叩两下。素臣大喜。细看这马，头尾一丈有余，身高五尺，浑身俱是斑斓虎纹，四足亦如虎蹄，与凡马迥异。用力按之，毫不挫屈，项短毛旋，的是虎种。素臣拂拭夸奖一会，进房安寝。暗忖：千里马已至，吾当去矣！俟玉儿上床，说知不日将归之意：“只是你哥嫂为人何如？可好与他直说？”玉儿道：“哥哥是老实人，只有爱财是他的毛病；嫂嫂也是一般，都不是坏人。”素臣起来，便把前事告诉引五，复夸说天阙山洞中豪富，夫妻可同去受享。引五大喜道：“干珠我很知道，妹子好大造化！我夫妻



两个也不想受享，只坐着吃碗现成饭，不干那吃力营生，就足够了！只是我们怎得出这峒去？山峰上的铁，不白丢了？就有藏银，还好来掘哩！”素臣笑道：“藏银的话是假；那铁是替干家镇风水的，并未白丢。你今日就向众邻舍说知，要同你嫂子向何处探亲，一两日就回。邻舍们见我与你令妹在此，断不疑你逃走。待你去后，我却乘夜带你妹子，从后门山冈而去。你妹子有马骑着；我是爬山越岭惯的；奚勤又被毒蟒收用，没处根查。我便写字与开星，你们去奔他便了。”引五道：“我女人娘家在大鹏峒，有几年不回，只说回娘家去，是再没疑心的。”于是欢天喜地，向各邻舍家通知。吃饱了饭，收拾行李。素臣给与书信，夫妻二人，竟奔辟邪峒而去。素臣候至人静，收拾铺盖，装在马上，用钩绳连玉儿缚于马背。把货担药箱，并做一担，自己挑着，跟在马后。取出宵光，正在耀着，那马便蹿上冈，不走转正路，竟在荒山之上，如腾云驾雾一般，风驰电掣而去。素臣发狠，赶去了一二里，知赶不上，只得落后。路既难走，心复着慌，懊悔不已！正是：

马岂无情驮姊去，虎如有约送芝来。



第九十八回

神虎神猿种出太平珠玉 奇芝奇鹿衔来百岁春秋

忽见那只神虎，从刺斜里赶来，口中衔一小鹿，鹿口衔一大芝，如一把掌扇相似，走到素臣身边，便伏在地。素臣大喜，跨上虎背，亦如腾云驾雾一般，追上黄马。不到四更，已至辟邪峒外。素臣跨落虎背，那虎放下口中小鹿，向素臣跪而点首。起来，复向玉儿，黄马吼了几声，飞跳而去。玉儿悲哭，马亦长嘶。素臣不胜感叹。将玉儿解放，在鹿口取出灵芝，五色俱备，神采奕奕；看那小鹿，浑身梅花，双眸炯炯，甚是可爱，却不知那虎衔来何意。

一会，东方发白，素臣挑起箱担，抱着小鹿，玉儿手捧灵芝，黄马随后，竟至开家。开星率领妻妾子媳，接进厅堂。相见后，即令妻妾领玉儿入内。自己陪素臣至密室口，素臣备述前事。开星道：“如此痴虫，岂能成事？龙脉又已受伤，尊使可为内应，干珠更效腹心，大人此行，功成强半矣！但应何时举事，何处起手，尚祈垂示？”素臣道：“我回



去即往鹿弥峒，察看后，与关、锁等四大户商议定了，即来通知，此时尚在未定。”开星唯唯，即摆便饭。素臣饭后出厅，见那马昂首嘶鸣。一个苗丁说：“小的拉进去上料，却近身不得，只得掇了巨罗来就它。”开星道：“有马必有鞍；草民家祖遗一逼鞍辔，相传为邓国公之物，洪武年间，收服四十八峒时遗存下的；其重数倍常鞍，家中劣马，无一能胜之者，不知可称此马之力否？”因着人扛抬出来。素臣看时，鞍辔辔镫，笼勒环衔，俱饰宝装金；光彩夺目，俨如新制。暗忖：非此鞍配不上此马！因亲驾备。那马如得了新衣华服一般，嘶鸣喜跃，昂首奋鬣，快意非常。素臣向开星作揖致谢，牵出大门，跨上雕鞍，不须鞭策，竟望后山而去。不一会，已至洞口。素臣下马，连叩三下，干珠躬自出迎，拉马后随，到了草堂。神猿已在拱候，领着干珠一齐叩拜道：“为着老婢家事，累相公月余辛苦，感激无地！”素臣略述前事，复极赞玉儿之贤道：“此女不贪财，不慕色，情重而不涉邪，性灵而不露巧，端凝自重，婉婉顺从，真足为令郎佳偶！”神猿道：“诚如相公尊谕。然非相公纯阳之体，断不能暖其纯阴之质；非相公至正之心，断不能却此感恩之色；相公乃平氏大恩人，上自祖先，下及子孙，皆感德不朽者也！相公所得芝草，是千年神芝；鹿虽小，将来亦是千年神鹿。寿考福祿之徵，胜黄雀所衔玉环远矣！可付老婢，代为保护，日后当仍归相公也！”素臣道：“芝鹿原系神虎衔来，赠与其女，自当归之令郎。至老姬之前知，何以历历如见若此？前承指示，物久则灵，请问灵于心乎？灵于术乎？”神猿道：“物久而灵，心有所触，一切风动云飞，鸟鸣叶落，



均可推测；亦如《梅花六壬》等数，稍为变通，益加灵警耳。虽负于心，小灵于术也。相公神物何尝不灵，但凭理不凭物，知之而不习用之耳。若时加推测，熟极生巧，亦岂不能前知耶？素臣上首，问玉儿婚期，神猿道：“此女为平氏发祥之女比，仪可不备，意不可不诚。老婢于明日与小儿洁心斋戒三日，告知祖先，即来行聘。此月十五，团圆吉日，当亲迎过门，十六日便送相公起程也。”说罢，命于珠陪饭，自己拉马进去，口里说道：“金姐，老身引导了。”饭后，仍牵马出来，送素臣出厅道：“三日后，遣小儿至开家亲自致聘。大家手中不足，一切回仪，俱不必备，只求恕小儿荒略之罪。”素臣应诺回来，与开星说知。取出二百两银子及绸缎花粉等物，交付开星，略备妆奁回贺之物。开星连夜赶办，并为引五夫妇，各做一身新衣。初五这日，正值素臣生日，清早起来，望东遥拜，流了一会子眼泪。干珠已经到门，只带来两个庄户，挑着两担十二色的水礼，两盒绸缎首饰，一百两黄金作聘金。干珠捧着聘金，置放桌上，恭恭敬敬的，拜了四拜后，与素臣等见礼。开星令引五收礼入内，大排筵宴，款待干珠，席散回盘。至十五日，干珠复来亲迎。苗礼，新人俱不坐轿，素臣令玉儿手执灵芝，如掌扇一般，自蔽其面，骑着黄马，随干珠出门。素臣及引五夫妻，各骑开家马匹，在后送亲。把那只小鹿，披挂全幅红绸，令苗丁抱着，导引新郎、新娘，取福禄寿俱全之意。到了峒中，结亲以后，神猿请素臣进新娘房，同着讨喜。素臣不肯。神猿道：“小媳天荒已破，曾与相公同床，休说别人不能信是处子，即太氏亲家亲母，亦有所疑；故须相公同老婢



进房，当面讨出喜来，方可释疑，即老婢家中僮婢家户，亦无后言也！”这几句话，把引五夫妻都说得满面通红。素臣方知其故，因同进房，讨出喜帕。神猿遍示在房诸人，说道：“这喜不特是真喜，是全喜，兼是福德俱隆之喜，非鸡冠血所能假也！”引五夫妻羞惭满面，连连称贺。然后出房，大排筵宴。外边款待素臣，引五、干珠陪坐；里边款待玉儿、藏氏，神猿陪坐。席散，送新郎、新娘再归洞房，共效于飞。

次日清晨，神猿命干珠夫妇，拜认素臣为恩父，即陪素臣早膳。饭毕，亲自出来，送至大门，叮嘱：“此去尚未能如相公尊意；辟暑神珠，真宝物也！切记，切记！”素臣唯唯。亦嘱干珠预积柴炭好醋，神猿连声应诺。玉儿哭别，谆嘱后期。素臣将聘金赠与玉儿，引五、干珠送至后山，再拜别去。素臣回至开家，即行告辞。开星苦留，欲尽敬意。素臣道：“今日乃神猿代择行期，必非无故；饭已饱餐，只此就行了。”开星知不能留，牵马送出，说道：“大人前回所带封亲家的书札，札中欲把他次女配与虎儿，恳求大人为媒；大人回去，伏祈即为撮合！”素臣暗忖：怪是临行，令其女叩见云北。因一口应允。亦嘱咐预积柴炭好醋。开星沉吟道：“谨遵大人之命！”素臣上马，把担挂放马背，不到下午，已至颍弥峒外。则下马来，见一人飞奔至前，跪地磕头。素臣看时，却是金砚，忙问其进峒之故。金砚道：“小的是去岁别爷，到了东阿，蒙奚、叶二位，因爷面上，把小的也派在弟兄数内。六月内，到济宁，跟着粮船，把靳家银子都偷完了。山庄打听广西元抚台及镇守太监冒神功，都



是勒直乾儿，每年有数万金进献，因山东、河南被劫，竟送浙江。便拨人到永州府零陵县地方，结连苗、瑶，专截这宗财帛。碧莲姐妹因想哥子，就和元哥，宦哥讨了这差，去岁今春，也得了一二万金。到了八月初头，碧莲、翠莲来见他哥子，知道爷进峒去，惟恐有甚意外，碧莲回去，换了宦哥来，夫妻两个，扮着打花鼓的，进峒接应。元哥不放心，又打发小的，随后探听。探到这峒，才知道被主唤进宫去。小的进宫探了几次，只见宦哥，不见翠莲。要救宦哥，说宫外巡逻严密，峒城高固，料逃不脱，怕反伤了翠莲的命，叫小的来寻爷设法。今日恰好遇着，想是他夫妻二人命该有救，只求爷的主意了！”素臣沉吟一会道：“我须进峒相机行事，此时也没甚主意。你把这马带回神獠峒，交给大户封斗，说我现在鹿弥峒，不日就回。你交马之后，再来寻我。”金碗领命自去。素臣竟入峒中，走到十字路口，恰好遇着岑啞，曲盖龙旌，金麾玉节，居然王者，但乘马而不坐辇耳。

素臣闪在人家檐下，定睛细看。果然满脸横肉，一颈逆毛，是个杀相。正思封斗之言不谬，去被岑啞一眼看见，吩咐侍从，请那医生便殿相见。几个苗将便来传请，苗丁便来挑担。素臣不知凶吉，只得随行。须臾，已到一所偏殿之中，只见岑啞南面高坐，待从盈庭，苗将指令素臣朝拜。素臣假称骈膝，苗将用力拗折，不能屈转。岑啞道：“那里是骈膝，不过恃有本领，不肯屈膝故耳！但孤家非比别峒之主，止于雄长一方，不日便当逐鹿中原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正应于此时，即定主臣之分。你不见殿上匾额吗？孤方求贤若渴？你若果有淮阴之谋略，即当筑台拜将，共与大业；但恐

